

第四十七卷

記十一首

第四十八卷

記十一首

第四十九卷

序十首

第五十卷

序十首

五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記一十一首

遊廬山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賓貢圖記

方山精舍記

潛虬山人記

潛菴記

華池雜記

遊輝縣雜記

述征集後記

國相寺重修記

誠孝堂記

遊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
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
大壑路旁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
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
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
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闢旁有罅人偃僕穿之行此所
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
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嶮澁行蛇徑鳥
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
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
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

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
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
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
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
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
成棲處也觀昔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
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
肝爛而巍怪罅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石亭
亭旁崖劉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旁
草間有石鮮不斲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
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

石上有劉字云過此為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
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
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臥龍潭則在五乳峰下
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
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
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左今崖有其劉字然嵐重
晝日常黯黯出臥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
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劉龍虎嵐慶四大字
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巘雙
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
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

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
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
至靈溪觀觀西為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
有巨石上有劉字言陶公醉則臥此旁有醉石館過
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
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劉字自通書院入
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旁石刻谷
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
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
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
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

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

潭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絕頂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太平宮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羣數百人

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
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
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
夏六月李夢陽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
鈞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蓋夢魂常
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即猶見家
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
突然而倚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
踰千丈狀端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蜒蜿蜒奔而西

盡處稍突爲穴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
妣贈宜人吳氏墳也前有峰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
一自寶勝溪西來一自龍潭溪南來含流於墳之西
南半里許是爲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匯爲潭墳亦
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
石均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
溪二墳隔水畧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
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
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
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
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而西有石

橋名壺公橋今圖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荔枝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圯矣不圖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而末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內邇延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是為三渠今予竊之為號西渠北行二里許亦岐為二俗呼雙叉溝一東流里許匯為池可二畝池北築田為地植荔枝與雜樹池蓄而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劑

部員外郎邦器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蹇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旅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即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叉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逍遙于荔枝之園翺翔乎三渠之徑瞻嶺望海陟崇汎深酌醲割鮮敦朋叙族坐詠行歌蓋旬浹不究其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即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瀦者蔚

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
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臥所行者皆列吾前
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李
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
黯然而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釣汝去故鄉
又八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
戚者乎陳君又曰蕭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
曰紫帽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
北入蕭蕭人分之爲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
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蕭之望也今
不能盡圖亦畧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
所不道也然述者奚取焉予讀漢唐史至蕭蕭
其載堯與金樞葬經青烏子等書而半眠馬曰
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時
一見壺公即曰蕭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
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
蕭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
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
有以哉有以哉

賓貢圖記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賓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
傳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賓貢圖長五尺有奇濶

一尺畫蠻夷人十一一人擎寶珊瑚托一人臂鷓其
一牽獸似鹿其一人牽後猓一人則抱後猓子一抱
葵子一又擎寶珊瑚托又一人牽葵八人者皆左而
趨至肅也而一人獨右向立而胥八人者來知其首
長也一人背行婉婉抱樂挈噐一人兩手捧一物二
人者則右而趨其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
冠佩物屬亦人自殊異今不能盡考識識其氣象爲
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曰冶城陳蘇曰永嘉王溥曰
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鄱陽
周厚性曰林仲勳曰雲窩鄭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
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作于誰氏今圖角明

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之及也惟嘉謂周
景元作謙謂胡瓌輩五人作誠使二人者見子昂印
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之也今江南
人善摸搨贗本刻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精巧猗動
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從何得
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厥傳視
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氏
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李
夢陽寓大梁記

方山精舍記

鄭生將歸方山結精舍於山陽以修周孔顏孟之業

問於李子曰夫子何以教焉李子慨然而嘆曰大哉有是乎且子所居之山非方山邪對曰然子所居之舍精舍乎曰是也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又何教焉又問李子不荅鄭生退而問於李子之門人門人曰夫子之意或欲其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鄭生曰此何謂也門人曰竊聞之方圓者陰陽之形也精粗者形而上下之名也昔者聖人之贊坤也曰至靜而德方焉其贊乾也曰純粹精焉故方者義之隅也精者奧之區也故曰陽不獨成跡不浚造言圓與粗之不足恃也夫子之意無欲子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明日鄭生以其言質諸李子李子曰吁有是哉雖然務大而遺本矣不曰下學而上達乎不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乎此周孔顏孟之所由也吾子勉哉

潛虬山人記

潛虬山人者歛潛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廛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即售受侮壓夫售未有不賒者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廛則治靜屋日閒關誦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筭息盈縮則顧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旣靡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廛而心恒閒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旣隨其昂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壓又胡

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山云山人既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荅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瑣行也若以爲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閉關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鬚皤盡矣山人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彛周敦乎苔漬古潤矣漢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薨而繡闥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松乎晚幽巖積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
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鄰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
也有缶音刻行矣

潛菴記

歙鮑光庭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橫塘
之上復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
者述其菴實請予記闡厥名義將貽諸鮑君子曰大
哉菴淵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獲易不首潛乎然
繼之見焉躍焉飛焉詩不曰潛乎然繼之昭焉故潛
者違時以藏之名也寒洳之魚慘處以含俟時征也
綸釣驚焉潑刺以沉縮身沕穆瀕洞之壑以完生也

故陶邁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昭而
弗昭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
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丘壑聲色戲玩
弗嬰於心車馬罔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事飛
纓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瑟弗至者也胡潛其字
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警諸物歟故瑟弗操而
聞好竽熱中檻不折而談旌直爲榮雖無干進謀仕
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見軒駟冕蓋者動容非心潛
者也且今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竒者有不矜
而耀者乎此身丘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放而垂涎
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

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
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擴吾潛焉已耳
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豈非
專於心然後絕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爲鄭生曰君誨
於家曰不勤身不立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曰吾
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即是而觀
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往姚源賊寇郡
君以脩禦之策干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鮑君
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可觀者而
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饑有章服之賜今爲鄉飲
賓云

華池雜記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夫人洞並
故城川蒙恬斬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
周城也牡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張將
軍墓華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
死贈將軍詳見郡志興陽洞華池西崖也不窰陵慶
陽東山傳介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爲府庫范純仁
遺棟今爲府儀門過木鵝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
閣鵝池上宋蔣之奇建今廢威武樓慶陽北城樓也
宋建公劉廟在慶陽其兩壁畫周三十七王云李子
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蓋三年云從予游

者尉氏左國璣慶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遊輝縣雜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
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
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
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
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
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
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
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
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峯

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寺各
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
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
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
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鼓弓弩持刀出沒
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岬岬
嶮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蒼茂登山西望
亭亭綠崖而線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默
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
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

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隗區區耳於是寺僧招
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管阻巖崦爲聚落烟火裊
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
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
下而偃坐崖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
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飲食數亦輒贈遺之爲
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癯階予行者二人一
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
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蓋又
喜躍馬行喚不即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
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述征集後記

李子曰余以正德三年五月十七日繫而北行至秋
八月八日乃赦之出云其始行也人人紮息奔匿而
謂必死也獨我兄曰我從我內弟國玉曰我與從三
人者觸暑晝夜行饑渴草莽風沙中詩云每有良朋
况也永嘆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初大梁周生爲余筮
得履虎尾不啞人亨及旣下獄事勢愈急矣中外詢
詢自危會早朝有匿名之書又御史張或等枷之
長安左門會又都給事中許天錫朝出伏或枷哭
歸而自縊死予不謂其能不死也易真前知哉

國相寺重修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
斷而中立有鶴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
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
教中教之講僧玉色禰衫後教之禪深褐禰衫前教
瑜伽淺褐禰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
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
僧闡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
往來羊緒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
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
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
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
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
榼載唵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鍾樓
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涅塑其像設
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
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
山人爲之記

誠孝堂記

歙人鮑燦爲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爲孝將暴其

事於官鮑君泣止之曰夫安有爲母吮疽而求名者耶江西劉編修聞而義之曰是可以爲誠於孝矣於是名其堂爲誠孝之堂著爲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曰是奚足爲孝耶而以名吾堂竟辭不受鮑君既卒有三子長曰光字次曰光祖季曰光輔相聚哭而謀曰往予常忿吾父有首善之行而卒莫之聞也夫閉而不暴者孝之忘也必舉而旌之者官之事也故君子之揚人善也不以其自閉而弗行不以其炫而苟與同何也聞其實則觀者易化此風勵之道也今官司計不出此徒使吾父幽幽而弗彰含章而喪亡且夫悖莫大於忘孝罪莫重於泯親父行不聞時予三人之辜於是光字使二弟相繼如京師暴其事於官乞旌其門閭官曰法孝子死不旌卒不行二子則彷徨於路衢行且泣誦說其父事行路爲之灑涕歸相聚哭又謀曰夫不可強爭者法也可以義起者禮也緣禮以伸屈援義以附情庶幾名實有徵父行不泯於將來於是始葬其故堂而仍厥前名曰誠孝云其婚姻家有曰鄭庚者尚德人也見三子能成其父志而竊大幸喜至大梁告我以顛末請記予驚訝曰異哉劉子之名人之堂也夫孝猶有不誠者耶孔子曰父子之親天性也今世俗率喜務名故其性鮮附實即如割股廬墓嘗糞吮疽此何等事今人爲之大抵欲

彰其孝名夫急名鮮實行務外多詭心今既欲彰其孝名矣則所謂天性者安在乎及幸而致名輒日夜望旌其門閭顯者圖進用庶人華厥身有如鮑孝子吮疽而疽愈反自閉其事者乎又有如鮑子人以嘉名名其堂力辭不受者乎若是即以誠孝名其堂奚不可耶而俗人不領解輒相妬不見容私毛舉過失沮壞其嘉懿曰此於法不得旌者也豈不大可詫耶鄭子又曰鮑氏先有鮑壽孫以孝聞載在宋史人呼其所居里為慈孝里予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觀鮑孝子吮疽又觀三子能成其父志非其先有遺烈哉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七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記一十一首

石淙精舍記

浩然堂記

優游堂記

敬遺堂記

河上草堂記

脩然臺記

需于堂記

觀風亭記

廣信獄記

後記

懼問記

記一十一首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
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
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揚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
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
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
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郛之間曰小菽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
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
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
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
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

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
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菰葦交合
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
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
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
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
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 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
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
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
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
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
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
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
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颯颯溶溶被物
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
公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成焉夫二人者
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
亦謂之風非邪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

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
其有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
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
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
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
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
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旣令立祠祠之刊其遺
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爲古之優游者爾然業

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感然而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含竭精以探賸邪守藝以俟庸
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騮旣
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
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
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
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
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
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
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
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
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
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佚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
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
曰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
也敬身為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
也是故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
荒宦弗敢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

不敬無遺無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
弗敬也賓曰嗟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
他人視之固眇然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烏
得而不大也夫自形之化也即有始以遺之吾蓋不
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
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
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
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
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爲大而其遺
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
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葺畢
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
宜檉揚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
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昔隱隱見河帆堂
下蒔榴竹菊葡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
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場坐斷岸而歌有二
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岑巖其下遺澗澆澆非
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
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

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
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
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鼃鼃窟又安知後之不爲
魚鱉鼃鼃窟且小子休矣

脩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
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塹崇原大澤
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
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
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
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
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
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
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
逐江濱非與壙塹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
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
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
爲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三
月脩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
備有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

血酒食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別矣而其義皆需
故曰需頌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
謂有合于需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
之墟有沙泥之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
之吉故名堂曰需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
戰曹操臨戰安閑若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
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
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
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
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
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嘆曰
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
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
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
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
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谿衍窈如噫如噴如噓如
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荅它日二君遇空同
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
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

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瘳惡漸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

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士猶古之士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麇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績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叅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卧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

請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
叅議段敏爲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
官罪實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
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
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訐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
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叅堂上官 上皆許焉胡
雲聞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
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
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
留作江御史當頭二成於御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
巡撫又弗肯了也斯以果提人卷難乎胡雲曰彼謂先
生善訐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夫訐人者人固亦
訐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也爭士氣也劉
知府者黜巨姦爲匹夫伸辜也然 勅諭載焉又死
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人孰無
爭論先生與鄭爭而李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訐歟胡
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動搖
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
茲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
易之所謂應歟不然峻見苦刑而威者即折脊拉齒
糜脛斷腠相續而斃于庭而李莫之能令也先生官
于茲三易秋矣聞有茲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

人葉朴筮得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朴迎告
李子曰先生順焉李子曰夫子安敢不順哉夫言官
之所排也尊言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
者主也犯茲四怒予安敢不順哉即不順其誰公我
李子至廣信將見燕卿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乎
與乎李子知之則步見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
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
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聰明好人前劉瑾
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士夫
唾罵邪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
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已據案團弄手而且罵且
教且誚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
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而
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令一生
入於是葉朴入跪白曰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僅見
我先生二先生爲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荅而心不
以爲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
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
名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矧其它乎
葉朴對曰李之爲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
笑指朴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劾李某者燕卿起立
謂諸生曰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遑安心悔懼

改也今渠來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 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褻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柰何葉朴曰彼謂先生實有送門子造僞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翌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僞章事葉朴曰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獄候它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惴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詣學會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今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問辯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彝曰奉夫令者非敢褻天也書曰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褻天歟詹彝曰夫旣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曷施乎葉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關人也然猶聽滂焉而爲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而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謗未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今諸幸白之矣而赦會又至乃顧有憂色何也李子蹙然若有所荅已訥然止劉懋出語袁衡袁衡曰先生之憂以是非倒植乎公道絕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送僞章者也而今也坐衡以捏之也斯其一焉已劉懋曰何謂也袁衡曰夫僞章者衡於石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泰挈衡往啓王王嘗召十三

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人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也曰勘官不察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御史訐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偏江之意奈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捏江劾陳之章送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冤哉有是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赫詐事使懋徑拘軍校例也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戍時而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帶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冤哉鎮也卧碑生

負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寬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地成化二十三年間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妾有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耳而勘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寬哉鎮也彼赫詐致死人命者又奚弗之問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奏江御史者何者非實也乃今咸使之虛而江與吳奏先生者奚又咸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擊先生耳誠擊先生汝胡罹之寬且更驤於法李華問乎徐珙曰奏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官者當若是焉矣曰淮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聞之奏一言二事

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奏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而不以詐坐曰尊為言官擊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敢加昵不敢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焉而後寬可平也是故郡邑有寬平之監司監司不職平之御史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寬者也故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珙曰嘻子胡見之晚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烏知彼不別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

也別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天下之冤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之已矣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且誠如子言則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爲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蕪事推案叫曰如此無行止生負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愚爲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曰嗟諸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嗟諸生迂哉腐哉若能飛黃附驥亦規規者流耳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

乎風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暇譽訾人邪正德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是年十二月燕卿至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袁衡曰衡聞之君子不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故李華曰夫懼動心者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生不啻批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

子曰然有之李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
李華出以語袁衡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
乎私之出焉怒之入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
也何以提爲鍾何以出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咎
而監之厥意爲何夫程伯之事總司鞠焉巡按者允
焉以坐先生無故番焉茲謂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
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茲不復知投足之地
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哀佐劉賢同人命也而
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府判同委拘人
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茲亦安往乎
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叔季之世鉤織起焉
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

空司先生集卷第四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刻戰國策序 刻賈子序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刻陳思王集序

刻阮嗣宗詩序 刻陸謝詩序

刻陶淵明集序 刻朱子實紀序

白鹿洞志序 端本策序

序一十首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

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
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
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
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
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
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
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盱細眎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
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竒俛故曰迹事者
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橫倡押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
無復廉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
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
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
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詖者
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
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
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耽其體簡轉者法
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
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
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
於尚土壤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悼其改傳者安於
習迷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

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刻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

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弘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

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
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
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
內亡其三篇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
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
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
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有兵事曰
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
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
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
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
葛氏則非矣閻子遇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
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
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
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
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誣訂昭
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
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
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
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涓

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
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
體故談湯武者蓋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
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
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
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
輒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
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
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
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
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
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氏不氏暇論哉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
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
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
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
制外敦睦以叙理然後踈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
族旣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
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
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幹委心異族
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

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割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獻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恠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逃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叅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顏延年注今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刊諸此訛缺姑仍

之俟知者校焉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歆山壁二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剝去亡矣於是李子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巖巖立恠石撐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蝕剝蘿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即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鷺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

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予旣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木災也太羨之味豈群口所嚙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

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
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塋者數塚而
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
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
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
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
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
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

覽側愴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爲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邪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
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諉邪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爲用耶好耶知邪於戲難言哉當是時大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智愚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旣沒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及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

寶之爲給事中卒有生日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中

白鹿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凡乃興之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墜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焉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劓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

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籍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遯而綱目修皆傷道之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予爲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游昭道之地覽興亡之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躡而罔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則予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端本策序

夫君臣之際有難道焉予觀內江李公蕃以端本策上昭皇帝帝覽之即日召蕃拜兵科給事中何其遇合之易邪然予未嘗不幸其始而悲其終也何則昔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帝隋王通亦以太平十二策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爲此豈不欲君臣遇合哉然而有難焉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哉夫孝文固世之所謂賢主也乃於一李廣不能用顧拊髀思不得頗與牧則誼之竟弗之行也固

宜雖然宋仁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
事帝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
也故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
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爲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
亦賢主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蓋駸駸向太平
矣乃弗竟其志歿也論者咸歸諸天而昭皇帝崩
也李公尋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之天可哉
夫余安得不幸于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昭皇帝
指星變涕泣諭群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九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序一十首

結腸操譜序

詩集自序

德安府志序

林公詩序

張生詩序

梅月先生詩序

遵道錄序

刻誨愚錄序

方山子集序

鳴春集序

序一十首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旣爲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

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著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
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予有內之
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求焉於是援筆而布辭
踈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
之君子謂予好恠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
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
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
測易曰游魂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
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
起音固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

琴也泛絃流微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
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擗節其聲謨
謨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雉于朝鶴鳴在陰其
餘音則颯颯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
遺些也李子曰予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
索以悲忉別怙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
知其此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墮葉寒
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杼哀焉已矣而不知
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
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
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邪內人則

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子何能聽汝琴
予何能聽汝琴

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喟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

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喟也呻也吟也行喆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

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聞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龠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驗識發

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真
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躋邇信遠繼懲繩
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
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
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
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
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
文邃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爲府也于時
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寇平以問汝載汝載曰
予蓋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
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真聞
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
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之學持例發
凡祖之史摛精挾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乎世是故
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兼公去取衷弘易勸易懲李
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邇矩
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
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
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
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

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
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求末斯聲聲斯
律律和而應聲求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
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
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
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
庾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
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
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
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間居隱矣而真者則醜
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

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
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
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
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
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
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斥有
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
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
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
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
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

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巖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啾啾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別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夫人尚兼君子耻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偕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旣靡乃有縞焉之英媚枯綴踈橫斜峻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闐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爲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於梅也黃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茲之遇也何

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遵道錄序

錄何由而作也憂遵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有所爲皆非也故附徃以標身者矜名者也立名以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菲罔攸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遵道

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
利吾奚利本非爲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真貴者
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而爲故即其至爲淺深均
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爲知仁者見之而爲仁者
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
真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戶
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
矣堅持以毀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
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
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真也有
爲而爲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之於是君
子重有憂焉於是作導道之錄錄其正以救偏錄純
以救駁錄要以救岐錄是以救非錄本以救末戶以
反真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
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
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
即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錄導道者意
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錄序

誨愚錄者殷子錄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
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
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

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別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錄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文以發之嶄巖浩汗才之竒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方山子集者集歛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

孤琴短劔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温錫盃炙腥肥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鄭生旣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竒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即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

十七歲病痰核不忤于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游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荅不荅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荅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

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邪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啾啾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邪非春非鳥以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未之而詩生焉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凝慘殞零之候也然吟而宣宣而暢暢而未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籟自鳴

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

